手足情深

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有那么一个人，你想跟他共同分享父母的爱，你们是兄弟，是姐妹，是手足……

弟弟

梅培素（辽宁大学）

我仅比弟弟大19个月，我俩是一起走进学校上的学。到该上学的年纪时，我死活不愿一个人去学校，那时我们家离学校远，途中要横穿几条繁忙的大马路。于是父母也就任由我等了两年，然后和弟弟一起上学。

学前班时，我是班里最大的孩子，每个跟我同过桌的人，无一例外都在一星期内被我揍哭，之后便找老师告状，接着是换座位。这样折腾几次后，老师果断把我弟调到了我旁边。那之后的三年我再没换过同桌。

因着我的“骁勇善战”，成为班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。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一张流着泪的稚嫩脸庞和那幽怨的眼神，它们同属于一个老逃大扫除的男孩。我当时硬是拿着棍子，像个奴隶主一样，压迫着人家把地扫完！就算和弟弟，也并不总是能和平相处，小时候打架是家常便饭。前几年弟弟还跟我说，他觉得特别委屈，小时候总打不过我，老被我欺负。他曾在心里恶狠狠地想，等有一天打得过我了，他一定会把我揍个半死！一定！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！我回他：“知道你姐这一头浓密秀发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吗？都是以前打架被你扯掉的！”

我平日里是极大方的，唯独跟弟弟一道时变得很小气。为这，我自责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自己一向对人对事大方，单单不包容自己的弟弟。后来方才醒悟，原来他不知何时已比我高出一个头，且比我更成熟稳重，比我更懂事，俨然是个哥哥，而非弟弟。

相比于我的漫不经心和理想主义，弟弟显然是很积极入世的。高中三年，他是班里颇具影响力的班长，为人处事很得“民心”。他对除我之外的所有女孩子都彬彬有礼。其实由于年龄差距较小，自小又常打闹，他从不管我叫姐姐，都是直呼其名。记得仅有的一次他叫我姐，是他离家去六盘水市上高中的第一年，在电话里。接通电话的一瞬，他那一声脆生生的“三姐”着实吓了我一跳，我竟不知所措地愣了半天。想来他此刻在远方想念我们了，忽然之间惊觉他长大了，我们都长大了！

也是在那一年的国庆假，弟弟带回来一大书包脏衣服。他说七天的假期太长，怕我无聊带些衣服给我洗洗，消磨时光。不得不说，他想得可真周到！

父母都很爱干净，从小到大，我们住的地方都简单整洁而井然有序。我和弟弟从初一开始租住在县城里上学，我后来一直留在那儿上完了高中。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我们的小屋也总是收拾得极整洁。偶或凌乱，弟弟总有些责怪地跟我说：“你看看人家谁谁谁，一个大男生还把屋子弄得干干净净，咱这屋里可住着一个大姑娘，这么乱像话吗？”我这时候总憋着一肚子的无名火，开始打扫屋子，也懒得争吵，单是冷战。真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！我又时常比较粗线条，对于衣着打扮不甚在意。弟弟就曾很嫌弃地对我说过：“为了我，请你打扮一下你自己，请你内外兼修！你要是嫁不出去，我可得养着你！”我只是白了他一眼，我知道他不会真的嫌弃我。

弟弟是个很在意生活质量的人，纵使我们温饱之余并无闲钱，他的穷讲究却足以令人大跌眼镜。弟弟喜欢穿白色的运动鞋，鞋子即便到了寿终正寝时也依然能见本色。（当然，这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可以每晚给他刷鞋的姐姐！）我习惯于每晚洗脚后就着洗脚的热水把鞋子刷干净，他这时候总淡淡地说：“我的鞋在床底下”或者“我的鞋在门背后”。

弟弟在两元店里为自己的每双白鞋大概配了三副鞋带，你不太可能看到他穿着脏兮兮的鞋。弟弟喜欢穿白色的袜子，他几乎所有的袜子都是白色。弟弟的袜子通常是大姐以包为单位批发的，买上一次差不多就够穿一年。他三天两换，甚或每天都换，但总不记得洗！我每周洗衣服时都会在床底下的盆子里“收获”一堆臭袜子！这使我现在常洗衣服洗一半突然想给他打电话或是发短信，提醒他：亲爱的，你该洗袜子了。我又往往是洗完衣服也就把这事忘了，倒也无甚紧要，他现在完全能处理好这些琐事。

比我又略显粗线条的闺蜜，是弟的初中同学，我曾无意间说过一句：“你还没我弟讲究。”她因为这句话记恨了我好久。我们久别重逢、促膝长谈到深夜准备睡觉时，她的一句话让我俩又意犹未尽地聊上老半天。

“我懒得洗脚了，反正我也没你弟讲究！”

……

哦，我弟没有洁癖，也不是处女座！我很满意他这种热爱生活的状态。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况且我俩今年又一起上了大学。在生存的夹缝里如此讲究生活品质的人，我确实见得不多。

我说老弟呀，我这夸了你半天，你肯定不好意思把今冬穿脏的羽绒服都带回去给我洗吧?!

兄弟情

新竹清风

六十多年前，一场高烧，四岁的他变成了一个盲人。有爹妈在，他得到了最无微不至的关爱。爹妈去世时，他才八岁，还不懂得生死离别，阴阳两隔，他在自己的黑暗的世界里，也根本无法勾勒爹妈的死不瞑目。他只感觉到，是大哥拉着他跪在地上，按着他的脑袋给埋入黄土的爹妈磕头；他只听到，十六岁的大哥一字一句地说：我会照顾老兄弟一辈子！

一辈子，大哥那天说的话，他只记住了这三个字。他不知道一辈子是多久，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吃喝拉撒睡，都由大哥照料着。大哥娶妻，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带着弟弟一起过，做牛做马都愿意！同村一个从小一起玩的姑娘嫁给了大哥，和大哥一起，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。小姑出嫁，小叔成家，最后剩下瞎了眼的他和哥嫂守在一起。

为了他将来有个营生，也能成个家，大哥托人找了个算卦师傅，把他送去学算卦。跟着学了一段时间，他说算卦是骗人骗钱的事，学不来，哭着求大哥带他回家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大哥只好将他接回了家。县里成立福利厂，大哥又送他去学手艺。到了那里，没有了哥嫂的照顾，他还是不适应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总是闹毛病。心疼弟弟的大哥决定接回来，哪里也不送了，从此他一直待在家，帮着看家，应应门。哥哥和嫂子下地干活忙里忙外，支撑着一大家子人的生计。他在家待着没事，竟然自己琢磨着学会了做牲口拉车用的“搭悠”、肚带、套包，而且越做越好。三年困难时期，靠他的手艺，让全家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

他一辈子没成家，60多年一直和大哥大嫂生活在一起。他说他离不开这个家，是哥嫂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20岁那年，他得了急性阑尾炎，腹痛难忍，是大哥大嫂轮换着，将他一步一步背到三十里外镇上的卫生院，动了手术，捡回一条命。哥嫂原本早就可以带着他，搬到城里和儿子一起住宽敞明亮的大楼房，担心他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就一直住在农村。

爹妈死的时候，他不懂大哥当时说的“一辈子”是什么，现在他懂了，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，日出日落，春夏秋冬，苦辣酸甜，一直都在一起。一起经历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幸福。

好好打架

李振龙

小的时候，我跟兄弟姐妹们为生活中的吃喝玩乐打架，那时恨不得把对方打死。长大后，姐姐和哥哥相继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在他们的事业中帮忙，于是我们不再打架。可是我们为了钱，却内心里打架，那种暗地里的打架是一种锥心的疼，比明着打架更疼。

再后来，因为父母的赡养问题，我们打架，父母夹在中间，看着我们为了这家多几日、那家少几日争得面红耳赤，打得唾沫星子乱飞，他们的笑是做出来的，极其难受。

后来父母都没了，我和成长中的儿子打架。开始是为了孩子的学习，后来是为了孩子的升学、婚姻，还有事业。我们打得不可开交，以至于儿子跑到了外地创业，一年也不见回来一两回。

现在终于没有人再和我打架，而且人家也不可能再和我打架，他们知道我打了一辈子架，跟我寒暄两句就走远了。我现在想找个人打架都找不到。

于是，心里烦闷的时候，便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对着镜子说话，和镜子里的那个人打架，渐渐地，我患上了一种叫做“自语症”的疾病。

老婆先我走了，家里更加冷清，甭说找人打架，就是找人说话都成了奢侈。我老得不能动了，躺在床上，恨不得找人打场架，但儿子工作，离家千里之外。我不想再和人打架，我多么渴望哪怕是有个人来和我说说话。可是，没有。

我病入膏肓，想起了打架的岁月。那些曾经和我打过架的人变得那样地亲切，他们曾经陪我共度人生的一段精彩，现如今，我却连个打架的都找不到了……